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遺文卷第

贈族姪 徐州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胷中作書獻雲闕辭家逐秋蓬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棲寄徐戎蕭條資用盡濩落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悰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旣往悵何及將喜還通期吾語非佞當爲佐時雍

聯句

有所思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年光坐晼晩春涙銷顔容郊臺鏡晦舊暉庭草滋新茸望天山上石別劍水中龍 愈

春雪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到江還作水著樹漸成花越喜飛排瘴胡愁厚蓋砂兼雲封洞口助月照天涯瞑見迷巢鳥朝逢失轍車呈豐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嘲鼾睡二首

悍說文睭息也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頑颷吹肥脂坑谷相嵬磊雄哮乍咽絕每發壯益倍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馬牛驚不食百鬼聚相待木枕十字裂鏡面生痱瘤上音肥下音溜膗病也鐵佛聞雛眉石人戰搖腿就云天地仁吾欲責眞宰幽尋風搜耳猛作濤翻海太陽不忍明飛御皆隱意乍如彭與黥呼冤受菹醢彭彭越也黥黥布也彭越反漢誅之盛其醢以賜諸侯醢驗同前以菹醢又如圈中虎號瘡兼吼餓雛令伶倫吹苦韻難可改伶倫樂師也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爲黃

適之鞋令巫咸招魂爽難復在（巫咸古神巫也禰衡思玄賦并巫咸使占夢）何山有靈藥療此願與採僊公坐卧時長睡無不穩吾嘗聞其聲深處五臟搶黃河弄濆瀑梗澁遭拙鮌南帝初奮書槌一竅泯混沌（莊子南海之帝儵與中央之帝混沌甚善謀報其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迥然忽長引万丈不可付謂言絕於斯繼出方袞袞幽幽寸喉中草木森苯蓴（上音本下音付草木叢生也）盜賊雖狡獪亡竟敢窺闔鴻蒙摠合雜詭譎騁戾很下如闞呶呶忽若怨㩳㩳賦形苦不同無路尋根本何能湮其

源惟有上一畚音本傳置諸𤄊左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

公嘗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詩其曰藍田十月雪塞關則亦之時尚為丞藍田也沈詩其立之自藍田見寄而公酬之與公是時為中書舍人故言京城數尺雪且曰氷玉清顏隔蓋有懷立之耳時元和二十年也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驚亂射揮霍討相纏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上馬恐平韉朝鼓矜臨起山齋酩酊眠吾方嗟此役君乃詠其妍氷玉清顏隔波濤盛句傳朝飡思共飯夜宿憶同氈

舉目無非白雄文乃獨玄

潭州泊舟呈諸公

公永正元年自陽山令量移江陵法曹參軍自衡至潭陪杜侍御遊湘西寺獨宿有題自此泛洞庭阻風又有贈張十一詩則此詩所謂潭州泊舟亦此時歟

夜寒眠半覺鼓笛鬧嘈嘈暗浪舂樓堞驚風破竹篙主人看使範客子讀離騷屈原離騷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杜甫詩松醪酒熟旁看醉張平子美人贈我金錯刀

畫月

公歷事德宗憲宗穆宗三朝按史太白晝見屢有之晝月未之有也觀詩意謂陰為陽耋蓋有所託諷也其指宦官陳洪志之亂故耶其曰戲謝盜視汝且[illegible]

可以見一斑之免豔也

玉盌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兎入日藏蛙縮肚桂樹枯株女閉戶陰為防羞囚自古嗟汝下民或敢侮戲謝盜視汝目瞽

贈張徐州莫辭酒

公為南陽公張建封辟置時作集中有諫擊毬等二書汴泗交流雅帶箭等詩皆為公作也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上女機上帛半作軍人旗上紅莫辭酒誰為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家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員外少室張道士

中丞謂裴度也禮部員外或以為兵部備員外所不能詳惟少室張道士蓋公嘗有詩與序送者時元和九年也詩亦此時作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五盃為逢桃樹相料理不覺中丞喝道來

知音者誠希

觀詩意蓋有送行之意詩張籍孟郊數會數別集多有相別詩不得而詳其名氏矣

知音者誠希古詩不愁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念子不能別行行

天未曉携手踏明月

辭唱歌

或疑非公之作然觀集中醉贈張籍詩云所以欲得酒為文俟其醇又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則可見不解歌之意又云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即此歌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時君教哭古恨不肯復吞悲意亦相似云

抑逼教唱歌不解看艷詞坐中把酒人豈有歡樂恣幸有佞者婦腰身如柳枝但令送君酒如醉如愁癡聲自內中出使人能逶隨復遣慳恡者贈金不皺眉豈有長直夫喉中聲雖君心

豈無恥君豈是女兒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時
君教哭古恨不肯復吞悲人可咀君豈憙艷歌難
可為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晴後自飛飛為將纖質
凌清鏡濕却無窮不得歸

洛陽令竇牟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劉尊
師不值都官貟外郎韓愈得尋字

秦客何年駐仙原此地深還隨躡鳧騎來訪馭
風襟院閉清晝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在敢

起竊桃心

監軍新竹亭記

前戎帥謂宣武節度李萬榮也萬榮死鄧惟恭總其軍詔以董晉爲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宣武節度大使軍司馬即陸長源故事曰請於相國相國即董晉也曰監軍意即晉也其日在帝左右入贊元化出臨大軍非晉其誰公是時爲晉辟置汴州節度推官其日在隴西公之幕復志賊所謂余既從隴西公平汴州者是也時蓋正元十二年記當在是時作也

前戎帥有壞公館而以其椽爲私館之椽者役徒百夫費不十旬然後其宇克成咨嗟之聲盈聞于今天墜其家圉有穿燕神怒既洩國言未

休於是運司馬求順人意請於相國而壞之既
而我監軍公因人之樂爲用逃亥其材築亭于
玆地肇自甲子成于丁亥木無加斵瓦不新陶
南北十尋增峻二尺翼以二室穆然閎深及時
之無虞四方之客至招我賓佐將校相與揖讓
登于西堦之下肴羞旁行絲竹雜發歌者在席
舞者在庭樂不極般和而有節君子於是謂公
之舉得其道矣取材於不費之原役工於不勞
之人與衆毋冗因舊易成建一事而衆美隨之
斯不亦仁且智乎懷醇握明在帝左右入贊元

化出臨大軍文德外優武義中果以理平亂易危就安推是而言不其宜哉愈時在隴西公之幕既受宴於茲亭退爲其記云

答侯生書

詩集從公遊者侯繼侯喜侯雲長繼與公同年進士詩中有送侯參謀書中有與侯繼一紙文又有孫侯主簿是也侯雲長公嘗一薦之於陸負外修唯侯喜從公問學最以故前後唱和不一而公亦嘗薦之於陸負外又薦之於盧郎中度至謂喜之文章學西漢而為則以論孟之疑而求益於公者必喜也

愈白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甚善聖人戢形之說孟子詳於其書當然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

我反身而誠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形言其備也所謂具体而微是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故或去聖一間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說其為穩當切更思之愈白

謝孔大夫狀

公元和十四年春以諫佛骨貶潮州時孔戣為嶺南節度使以公俸薄則時月

給故公以此狀
辭而弗受也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
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
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
慚懼益深欲致辭爲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
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
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竊州使實
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
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特
蒙眷待輒此披陳

皇帝即位賀宰相啓

按史穆宗元和十五年閏正月丙午即帝位即閏月三日也公時刺袁州啓狀皆是時作去

愈伏見冊命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大位以主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明大慶資始伏惟永永與國同休愈下情不勝慶躍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某奉啓不宣謹啓

皇帝即位賀諸道狀

伏見勑命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寶位海內惟新凡在臣庶不勝慶幸惟俯同下情未由拜賀但

增馳蘇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按史穆宗即位二月丁丑大赦狀云二月五日恩赦即此狀所以賀也

二月五日恩赦今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乾聖上以繼明之初垂惟新之澤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涯蘇恩普霑遠近同慶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忻抃之至謹差押衙縣丞李某奉狀陳賀

憲宗崩慰諸道疏

正元十五年正月憲宗崩故諸道相慰云

愈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弃萬國伏惟攀慕永痛哀感難勝某承詔不任號絶恨以官守拜慰未由伏增惶戀謹差某奉疏不宣韓愈再拜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序言尚書公奉詔收魏博六州郎田洪正也據傳洪正事凡弊甚謹朝廷加其友愛拜相州刺史賜金紫不發其相遠則誌所謂中丞叔氏尚書公爲元和中弟一勳中丞寶與有勞天子降恩其家偕享賓榮詔賜夫人爲鄉受夫人信矣然傳言權能爲太子賓客及相州刺史而不言爲中丞豈史略之耶誌言鄭國

公徽生叔昇考徽傳有子四人曰叔玉叔琳叔瑛叔瑜而無叔昇者諒字之誤未可知也

夫人魏氏其先鉅鹿人狀不通諱字今從不書夫人年若干歸我中丞北平田公事先舅公夫人以賢順聞於叔仲娣姒間用聚讓自處其他動止儀法無不似前之所爲中丞叔氏尚書公奉詔收魏博六州人謂元和中第一勳中丞實與有勞天子降恩其家偕享貴榮元和八年夏詔賜夫人爲鉅鹿郡夫人既視制書四姻九戚方走賀來賀不幸以其月二十二日終于相州

刺史之堂享年若干中丞公悼其榮華之早敗
情有加等以是歲十一月某日用爻之禮于相州
安陽縣西南感化鄉古之原長子輩監察御史
次子罕試衛尉御皆爲節度衙門將長女適貝
州刺史孫還次適魏州館陶令長孫襄甫男子
女淑季由內訓夫人之殁有遺光矣夫人五代
祖徵鄭國公史既詳徵生太僕卿臨黃縣公叔
昇昇生蔣王司馬孟莊孟莊生臨汝郡葉縣長
信信生夫人之考故澤潞節度判官兼御史中
丞萬昇以五字詩名聞於邢魏間於戲自魏國

公至先君中丞其間信累有人蓋道高而官尊
不享者其祖勳父裕豈無鍾於淑哲哉則夫人
歸於君子者宜矣系曰
唯鄭國公翊唐勳下無嗣紹隱宰漫是靈貫屯
嶔帝閽重推淑慶歸女孫頎生夫人稟粹溫在
父母家有休聞若榮蕣豔初笄年歸衣瓊珮歸
鄉門卑柔莊敬承二尊姑娣姊姒和無垠春秋
祠祭主齍罇奠薦齍絜歆明覓夫榮叔貴天子
恩郡分鉅鹿光魚軒義和不駐哀禍攡歸帷悄
戚邢史寒相山之側黃草原德言容功石存存

脫字借無可考正者

洛北惠林寺留題

集中有贈侯喜詩謂呼我持竿釣溫水即此謂同魚于溫洛也注詳贈侯喜詩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正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魚于溫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嵩山天封宮留題

歐陽公集古錄云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其一在福先寺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宿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蒙僧榮並

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峰宿封禪壇下石
室遂自龍泉寺鉤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
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
士韓愈題

華嶽留題

在華州華山金天王祠石闕王臨川亦嘗有和董伯懿詠裴晉公平淮右將佐題名詩有云千秋巳往蹤迹在嶽石巔記如霜崖文嚴字畫皆可喜黃埃撥没蒼蘚埋當時將佐盡豪傑想此精禱陪祠齋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
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子右

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官司勳員外郎兼侍
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馮宿掌書
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都知兵馬使
左驍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悅左
廂都押衙兼都虞候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梁
希逸右廂都押衙嘉王傅兼御史中丞密國公
高承簡元和十二年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
日東過華陰禮于嶽廟摠等八人實備將佐以
從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遺文卷第二

論語筆解上

昌黎韓　愈
趙郡李　翺

學而第一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馬曰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

韓曰反本要終謂之復言行合宜終復乎信否則小信未孚非反覆不定之謂

李曰尾生之信非義也若要終合宜必不抱橋徒死馬云反覆失其旨矣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馬曰恭不合禮非禮也能遠恥辱故近禮

韓曰禮恭之本也知恭而不知禮止遠辱而已謂恭必以禮爲本

李曰晉世子申生恭命而死君子謂之非禮若恭而不死則得禮矣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曰因親也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韓曰因訓親非也孔失其義觀有若上陳信義恭禮之本下言凡學必因上禮義二說不失親師之道則可尊矣

李曰因之言相因也信義而復本禮因恭而

遠嫌皆不可失斯迺可尊

子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矣孔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事是非

韓曰正謂問道非問事也上句言事下句言道孔不分釋之則事與道混而無別矣

李曰凡人事政事皆謂之事迹若道則聖賢德行非記誦文辭之學而已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此稱爲好學孔去問事是非蓋得其近者小者失其大端

爲政第二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包曰蔽猶當也又曰歸於正也

韓曰蔽猶斷也包以蔽爲當非也按思無邪是魯頌之辭仲尼言詩最深義而包釋之畧矣

李曰詩三百篇斷在一言終于頌而已子夏曰發乎情民之性也故詩始於風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故終無邪一言詩之斷也慮門人學詩徒誦三百之多而不知一言之斷故去然爾

子曰吾五十而知天命孔曰知天命之終始

韓曰天命深微至賾非原始要終一端而已仲尼五十學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曰知天命

李曰天命之謂性易者理性之書也先儒失其傳惟孟軻得仲尼之蘊故盡心章云盡其心所以知性修性所以知天此天命極至之說諸子罕造其微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鄭曰耳聞其言知其微旨也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无非法

韓曰耳當為爾猶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

李曰上聖既順天命豈待七十不踰矩法哉蓋孔子興言時已七十矣是自衛反魯之時也刪修禮樂詩書皆本天命而作如其順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孔曰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師矣

韓曰先儒皆謂尋繹文翰由故及新此是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也吾謂故者古之道也新謂已之新意可為新法

李曰仲尼稱子貢云告諸往而知來者此與温故知新義同孔謂尋繹文翰則非

子曰君子不器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不周

韓曰上文君子不器與下文子貢問君子是一段義孔失其旨反謂疾小人有戾於義

李曰子貢門人上科也自謂通才可以不器故聞仲尼此言而尋發問端仲尼謂但行汝言然後從而知不器在汝非謂小人明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

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曰文質禮變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韓曰孔馬皆未詳仲尼從周之意泛言文質三統非也

李曰損益者盛衰之始也禮之損益知時之盛衰因者謂時雖變而禮不革也禮不革則百世不衰可知焉窮此深旨其在周禮乎

韓曰後之繼周者得周禮則盛失周禮則衰孰知因之之義其深矣乎

八佾第三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馬曰救止也包曰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者乎

韓曰謂當作爲字言冉有爲泰山非禮反不如林放問禮乎包言泰山之神非其義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包曰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肅敬與不祭同

韓曰義連上文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蓋魯僖亂昭穆祭神如神在不可躋而亂也故下文云吾不與祭蓋歎不在其位不

得以正此禮矣故云如不祭言魯逆祀與不祀同焉

李曰包既失之孔又甚焉孔注祭神如神在謂祭百神尤於上下文乖舛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曰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

韓曰人君謂天子也非諸侯通用一禮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左氏曰不告朔非也吾謂魯祀周公以天子禮魯君每月朔不朝于周但朝周公之廟因而祭曰廟享其實以祭爲重爾文公既不行告朔之

享而空朝于廟是失禮也然孚青非不知曾
禮之失特假餼羊之問誠欲質諸聖人以正
其禮爾又曰天子去聽朝謂聽政於天下也
諸侯去告朔謂以下之政告於上也每月須
朔于諸侯諸侯亶朔奉王命藏祖廟於是魯
有廟享之文它國則亡此禮
李曰襄二十九年凡三正月公在楚左氏曰
釋不朝正於廟吾謂魯禮正月歲首謂之朝
正也月即謂之告朔蓋二禮歟
又曰案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

鄙蓋當時諸侯皆有禀命告朔明文其所無
者惟朝正不停周公廟享爾

里仁第四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
比

韓曰無適無可也無莫無不可也惟有義者
與相親比爾

李曰下篇第九云子絶四曰毋固注云無可
無不可在毋固執焉王通云可不可天下所
共存也孟子曰惟義所在其言同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孔曰懷德懷安也懷土重遷也懷刑安於法也包曰懷惠恩惠也）

韓曰德難形容必示之以法制土難暫平必示之以恩惠上下二義轉相明也

李曰君子非不懷土也知土均之法乃懷之矣小人只知土著樂生之惠殊不知土之德何極於我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曰直曉不問故荅曰唯）

韓曰說者謂忠與恕一貫無偏執也
李曰參也魯是其忠焉參至孝是其恕也仲
尼嘗言忠必恕恕必忠闕一不可故曾子聞
道一以貫之便曉忠恕而已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包曰數謂速數之數
韓曰君命召不俟駕速也豈以速爲辱乎吾
謂數當謂頻數之數
李曰頻數再三瀆必辱矣朋友頻瀆則益疏
矣包云速數非其旨

公冶長第五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韓曰未能見信於時未可以仕也子說者善其能忖已知時變

李曰孔言未能究習是開未足以仕非經義也鄭言志道深是開以不仕為得也非仲尼循循善誘之意云善其能忖已知時變斯得矣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

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尔

韓曰回亞聖矣獨問子貢孰愈是亦賜之亞回矣賜既發明顏氏具聖之體又安用慰之乎包失其旨

李曰此最深義先儒未有究其極者吾謂孟軻語顏回深入聖域云具體而微其以分限爲差别子貢言語科深於顏回不相絶遠諫云得具體之二分蓋仲尼嘉子貢亦窺見聖奧矣慮門人惑以謂回多聞廣記賜寡聞陋

學故復云俱弗如以釋門人之惑非慰之云
也
韓曰吾觀子貢此義深微當得其體八分所
不及田二分尒不然安得仲尼稱弗如之深
乎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
杇也於予與何誅舊文作晝字
韓曰晝當爲畫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
得有晝寢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誅文曰
於予顯是言宰予也下文云始吾今吾者即

是仲尼自謂也

李曰於予與何誅并下文於予與改是二句先儒亦失其旨吾謂仲尼雖以宰予高閑晝寢於宰予之才何責之有下文云於宰予言行雖晝寢未爲大過使改之不晝亦可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曰性者人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韓曰孔說粗矣非其精蘊吾謂性與天道一義也若解二義則人受以生何者不可得聞

乎哉

李曰天命之謂性是天人相與一也天亦有性春仁夏禮秋義冬智是也人之率性五常之道是也蓋門人只知仲尼文章而少克知仲尼之性與天道合也非子貢之深蘊其知天人之性乎

雍也第六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馬曰人之生自然者以其正直也包曰誣罔正直是幸也

韓曰直當爲德字之誤也言人生禀天地大

德罔無也若無其德免於咎者尠矣古書德作悳

李曰洪範三德正直在其中剛柔共成爲無

是一者必有咎況咸無之其能免乎包謂誣

枉正直則罪無赦何幸免哉焉言自終又非

生也之義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包曰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

韓曰道謂王道非大道之謂

李曰有王道焉吾從周是也有霸道焉正而

不譎是也有師道焉得天子禮樂吾舍魯何

適是也然覇道可以至王道師道可以至王道此三者皆以道言也非限之以器也故下文云觚不觚言器不器也觚哉重言不器所以臻道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鄭曰弗畔不違道也

韓曰畔當讀如偏畔之畔弗偏則得中道

李曰文勝則流靡必簡約禮稱君子之中庸是也鄭言違畔之畔豈稱君子哉失之遠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曰行道非婦人之事與之呪誓義可疑焉

韓曰矢陳也否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厭孔失之矣爲誓非也後儒因以誓文以厭爲擫益失之矣吾謂仲尼見衛君任南子之用事乃陳衛之政理告子路云予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悅也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

李曰古文闊略多爲俗儒穿鑿遂失聖人經旨今退之發明深義決無疑焉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包曰若老彭祖述之而已

韓曰先儒多謂仲尼謙詞失其旨矣吾謂仲尼傷已不遇嘆其道若老彭而已

李曰下文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制禮作樂慕周公所爲豈若老彭述古事而已顯非謙詞盖嘆當世鄙俗竊以我比老彭無足稱爾

韓曰殷賢惟伊傅餘固蔑稱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焉

韓曰說者謂束爲束帛脩爲羞脯人能奉束脩於吾則皆教誨之此義失也吾謂以束脩爲束羞則然矣行吾而教之非也仲尼言小子掃洒進退束脩末事但能勤行此小者則吾必教誨其大者

李曰誨人不倦此其旨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鄭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夷齊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

韓曰上篇云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言君子雖惡不怨也又下篇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吾嘗疑三處言夷齊各不同吾謂此段義稱賢且仁者蓋欲止冉有爲衛君而已

李曰聖人之言無定體臨事制宜孟軻論之最詳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時行

則行時止則止大抵仲尼與時偕行與時偕極無可無不可是其旨也其餘稱賢且仁誠非定論

韓曰書之深乎哉吾今乃知仲尼之言聽之在前忽然在後不可槩窺其極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孔曰雅言正言也鄭曰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

韓曰音作言字之誤也傳寫因注去雅音正言遂誤爾

李曰孔鄭注皆分明但誤一音字後人惑之

蓋一時門弟之所記錄夫子所雅言即下夫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夫尓其義燦然無惑

泰伯第八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王曰葸懼貌絞刺也

韓曰王注太不以禮節之吾謂禮者制中者也不及則為勞為葸過則為亂為絞確也

李曰上篇去禮之用和為貴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此言發而皆中節之謂和也今言恭必企而進禮過不可太過大抵取其制中而已

乎

韓曰上篇云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正謂言禮之皇極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包曰興起也禮所以立身樂以成性

韓曰三者皆起於詩而已先儒略之遂惑於二矣

李曰詩者起於吟詠情性者也發乎情是起於詩也止乎禮義是立於禮也刪詩而樂正雅頌是成於樂也三經一原也退之得之矣包氏無取焉

子曰惟天惟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

韓曰堯仁如天不可名狀其高遠非不識其名也

李曰仲尼稱堯如天之難狀也亦猶顏回稱仲尼如天彌高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與此義同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包曰寡能及之故希言

韓曰仲尼罕言此三者之人為非謂罕言此

三者之道也

李曰上篇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是仲尼允於道則無不言但罕有其人是以罕言爾下篇云必有之吾未之見此罕言之義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王曰不任意無專必無固行無有其身也〕

韓曰此非仲尼自言蓋弟子記師行事甚是子絕二而已吾謂無任意即是無專必也無固行即是無有已身也

李曰非弟子記之繫傳之者誤以絕二為四

也但見四毋字不曉二義而已亦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雖四事其實二事云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曰聖人受命則鳳凰至河出圖今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韓曰王道盛則四靈為畜非但受命符爾

李白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皆言王道太和及此矣聖人傷已之不得見非受命祥瑞爾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 包曰怳惚不可得而形容 孔曰不能及夫子之所立
韓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此回首自謂
雖卓立未能及夫子高遠爾
李曰退之深得之矣吾觀下篇云可與共學
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所立卓
爾尚未可權是顏回自謂明矣孔義失其旨
子路使門人爲臣 鄭曰子路欲使弟子行爲臣之禮也
韓曰先儒多惑此說以謂素王素臣後學由
是責子路欺天吾謂子路剛直無諂必不以

王臣之臣欺天爾本謂家臣之臣以事孔子也

李曰卿大夫稱家各有家臣若輿臣隸隸臣臺臺臣僕之類皆家臣通名仲尼是時患三家專魯而家臣用事故責子路以謂不可劾三家欺天爾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孔曰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有所立未必能權量輕重

韓曰孔注猶失其義夫學而之道者豈不能

立耶權者經權之權豈輕重之權耶吾謂正
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
適道未可與權如此則理通矣
李曰權之為用聖人之至變也非深於道者
莫能及焉下文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此仲
尼思權之深也公羊云反經合道謂之權此
其義也

鄉黨第十

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即皮弁服也
韓曰吉禮所行月日因而謂之吉月吉日非

正朔而已

李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今究其義皆因吉禮以別下文凶賓嘉爾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

韓曰正文無廟字又云恐驚先祖疑孔穿鑿非本旨

李曰仲尼居鄉似不能言者觀儺鬼非禮也故朝服立階欲止之使不儺適會時當在阼階爾別無異義

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周曰子路共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

韓曰以爲食具非其旨吾謂嗅當爲鳴鳴之鳴雉之聲也

李曰子路拱之雉嗅而起記者終其事爾俗儒妄加異義不可不辨也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遺文卷第一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遺文卷第三

論語筆解下

昌黎韓　愈
趙郡李　翺

先進第十一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鄭曰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韓曰門謂聖人之門言弟子學道由門以及堂由堂以及室分等降之差非謂仕進而已

李曰如由也外堂未入於室此等降差別不及門猶在下列者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說者曰字而不名非夫子云）

韓曰論語稱字不稱名者多矣仲尼既立此四品諸弟子記其字而不名焉別無異旨

李曰仲尼設四品以明學者不問科使自下外高自門外堂自學以格于聖也其義尤深但俗儒莫能循此品第而窺聖奧焉

韓曰德行科最高者易所謂默而識之故存

乎德行蓋不假乎言也言語科次之者易所
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
化不可爲典要此則非政法所拘焉政事科
次之者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非事
文辭而已文學科爲下者記所謂離經辨志
論學取友小成大成自下而上外者也
李曰凡學聖人之道始於文文通而後正人
事人事明而後自得於言忘矣而後默識
已之所行是名德行斯入聖人之奧也四科
如有序但注釋不明所以然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注曰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

韓曰一說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此近之矣謂富不虛心此說非也吾謂回則坐忘遺照是其空也賜未若回每空而能中其空也貨當為資殖當為權字之誤也子責資於權變未受性命之理此蓋明賜之所以亞回也

李曰仲尼品第回賜皆大賢豈語及貨殖之富耶集解失之甚矣吾謂言語科宜是資權變

更能慮中乎即回之亞聖明矣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孔曰善人不但循舊迹亦少創業亦不能入聖人之奧室

韓曰孔說非也吾謂善人即聖人異名爾豈不循舊迹而又不入聖人之室哉蓋仲尼誨子張言善人不可循迹而至于心室也聖人心室惟奧惟微無形可觀無迹可踐非子張所能至爾

李曰仲尼言由也升堂未入於室室是心地也聖人有心有迹有造形有無形堂堂乎子

張誠未至此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孔曰論篤是口無擇言君子是身無擇行色莊者不惡而嚴

韓曰孔失其義吾謂論者討論也篤極也是此也論極此聖人之道因戒子張但學君子容色莊謹即可以及乎君子矣

李曰與疑辭也乎語終也上句云論篤此與者言子張未極此善人也下句言莊者欲戒子張檢堂堂之過約歸於君子容貌而已孔註云三者爲善人殊失聖人之本意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

韓曰死當為先字之誤也上文云顏淵後下文云回何敢死其義自明無死理也

李曰以回德行亞聖之才明非敢死之士也古文脫誤包註從而訛舛退之辯得其正

點爾何如 至 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曰暮春季春三月

韓曰浴當為沿字之誤也周三月夏之正月安有浴之理哉

李曰仲尼與點蓋美其樂王道也餘人則志在諸侯故仲尼不取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馬曰克己約身也孔曰復返也身能返禮則爲仁矣

韓曰孔馬得其皮膚未見其心焉吾謂回問仁仲尼荅以禮蓋舉五常之二以明其端焉故下文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舉五常之四以終其義

李曰仁者五常之首也視聽言貌思五常之具也今總之以動者貌也貌爲木爲仁此問非顏回具體安能究仲尼之心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韓曰簡編重錯雍也篇中已有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矣夫今削去此段可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曰常有謙退之志

韓曰此與上篇色莊者乎一義也皆斥言子張質直莊謹下於人則爲達士矣

李曰下文云夫聞也者色取人而行違居之不疑此並戒堂堂乎張不貴必聞在乎少達

子路第十三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

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

凡行常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韓曰政者非更改之謂也事者非謂常行事也吾謂凡干典禮者則謂之政政即常行焉則謂之行行其常則謂之人事

李曰政事猶言文學也文之義包乎天地矣學之者人也政之事包乎典禮大矣事之者人也仲尼蓋因冉有之對以明政事不可不分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以爲士矣子曰宗族稱其孝焉鄉黨稱其悌焉舊本子曰行己有恥爲上文簡編差失也

韓曰孝悌爲百行之本無以上之者

曰敢問其次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為鄭曰硜硜小人之貌也

韓曰硜硜敢勇貌非小人也小當為之字古文水與土相類傳之悞也上文所云言必信行必果豈小人為耶當作之人哉於義得矣

李曰請以四科校量次第則孝悌當德行科上也使四方不辱君命當言語科次也言必信行必果當政事科又其次以推文學可知

焉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即就戎兵也

韓曰七年義不解吾謂即戎者衣裳之會兵車之會皆謂即戎矣此是諸侯朝會于王各修戎事之職按王制云三年一聘五年一朝仲尼志在尊周故言五年可以即戎事朝天子七年者字之悞歟

李曰退之言尊周得其旨矣七年五季字悞當究其詳吾謂周禮大宗伯云殷頫曰視鄭義曰殷頫一服朝之歲也以朝者少諸侯乃

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又大行人職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王歲徧存三歲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理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以是究之蓋天子即位元年諸侯畢朝謂之一服朝為始也六服凡六年終至七年又復始矣十一歲王撫諸侯禮終至十二年

又亦如初故鄭註宗伯職云元年七年十一年皆舉其始也

韓曰噫習之可謂究極聖人之奧矣先儒但以攻戰爲即戎殊不思仲尼教民尊周謹朝聘所以警當世諸侯舉七年而元年十一年從可知矣

憲問第十四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曰雖君子猶未能備

韓曰仁當爲備字之誤也豈有君子而不仁

者乎既稱小人又豈求其仁耶吾謂君子才行或不備者有矣小人求備則未之有也

李曰孔註云備是解其不備明矣正文備作仁誠字誤一失其文寢乖其義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孔曰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也

韓曰為己者謂以身率天下也為人者謂假他人之學以撿其身也孔云徒能言之是不能行之失其旨矣

李曰孟子云堯舜性之是天人兼通者也湯

武身之是爲己者也五伯假之是爲人者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韓曰子貢患門人不曉仲尼言我無能焉故云自道以明有能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孔曰比方人也不暇比方人

韓曰不暇以方人者其旨安在吾謂義連上文云夫君子自道者我無能此是以方君子之言也惟子貢明之故門人記子貢方人四

字下文曰賢乎哉善子貢能知我此方人耳復云不暇者終自晦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包曰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韓曰包氏以上文連此七人失其旨吾謂別段非謂上文避世事也下文子曰別起義端作七人非以隱避爲作者明矣避世本無爲作者本有爲顯非一義

李曰其然乎包氏所引長沮已下苟合於義若於作者絕未爲得吾謂包氏因下篇長沮桀溺去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

哉遂舉此爲七人苟聯上義殊不知仲尼云鳥獸不可與同群此則非沮桀輩爲作者明矣又況下篇云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七人豈得便引爲作者乎包謬不攻自斃矣

韓曰齊魯記言無不脫舛七人之數固難條列但明作者實非隱淪昭昭矣

李曰以作者之謂聖之義明之則理道明矣

韓曰仲尼太至誠如此乎但學者失之云耳

原壤夷俟子曰老而不死是謂賊以杖扣其脛

馬曰夷踞俟待也孔曰叩擊也

韓曰古文叩扣文之誤也當作拍焉夷俟踞足原不自知失禮故仲尼既責其爲賊又拍其足脛使知夷踞之罪非擊之明矣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曰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事

韓曰俎豆與軍旅皆有本有末何獨於問陳爲末事也鄭失其旨吾謂仲尼因靈公問陳遂譏其俎豆之小尚未習安能講軍旅之大

乎

李曰俎豆宗伯之職軍旅司馬之職皆周禮之本也鄭以爲末事皆非仲尼本意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愠見故謂之少於知德

韓曰此一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愠見下文一段爲得

李曰濫當爲愠字之誤也仲尼因由愠見故云窮斯愠焉則知之固如由者亦鮮矣

子張問行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

目前在輿則倚車軛

韓曰參古驂字衡橫木式也子張問行故仲尼喻以車乘立者如御驂在目前言人自忠信篤敬坐立不忘於乘車之間

李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與此意同包謂驂爲森失之矣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鄭曰義以爲質謂操行也孫出之謂言語

韓曰操行不獨義也禮與信皆操行也吾謂君子體質先須存義義然後禮禮然後遜遜

然後信有次序焉

李曰上云君子者舉古之君子也下云君子哉者言今之學者能依此次序乃能成君子耳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包曰有古之良史有疑則闕之有馬不調良則借人乘習之

韓曰上句言已所不知必闕之不可假他人之言筆削也譬如有馬不能自乘而借他人乘之非已所學耳

李曰上云吾猶者是喻史官闕文下句更喻

馬不可借他人今亡者言吾今而後無此借乘之過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孔曰貞正也諒信也君子正其道不必小信韓曰諒當爲讓字誤也上文曰當仁不讓於師仲尼慮弟子未曉故復云正而不讓謂仁人正直不讓於師耳孔說加一小字爲小信妄就其義失之矣

季氏第十六

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諸侯自作禮樂征伐專行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

失政死於舊侯

韓曰此義見仲尼作春秋之本也吾觀隱至昭十君誠然矣禮樂征伐自作不出於天子亦然矣君稽諸春秋吾疑十二公引十世為證非也

李曰退之至矣觀隱公不書即位而書王正月定公不書正月而書即位此有以見自桓至定為十世仲尼本旨存不言哀公未沒不可言世也

韓曰其然乎吾考隱公書正月者言周雖下

表諸侯稟朔不可不書也隱攝政不書即位言不預一公之數也定書即位繼體當爲魯君不書正月者不稟朔也稟朔由三桓強盛不由公室也政去公室則自桓公至定公爲十世明矣

李曰吾觀季氏一篇皆書孔子曰餘篇即但云子曰此足見仲尼作春秋本惡三桓正謂亂臣賊子當時弟子避季氏彊盛特顯孔子之名以制三桓耳故悉書孔子曰以明當時之事三桓可畏宜其著春秋以制其彊焉

韓曰深哉先儒莫之知也今驗魯論因知春秋本末惟季氏篇章學者盍三復其義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

韓曰季孫行父自僖公時得魯政至平子意如逐昭公於乾侯終季孫斯定公八年爲陽虎所代桓子即季孫斯也仲尼既言諸侯十世又言大夫五世者斥魯君臣皆失道也

李曰此又明春秋自桓至定交相驗矣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馬曰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出

奔矣

韓曰定公九年陽貨以叛霣逃奔宋遂奔於晉至哀公二年陽虎猶見于左傳蓋仲尼自定哀之際三桓與魯皆衰故春秋止於麟[illegible]旨深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鄭曰魯自東門襄仲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至定公五世矣

韓曰此重言定公時事也上文十世五世三世希不失者蓋泛言之耳此去祿去公室五世及下文云政逮於大夫四世皆指實事言

也

李曰重言之知仲尼閔魯爲三桓所奪臣主

俱不振矣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

李曰註亦重解李氏當定公時季氏斯爲陽

虎所伐極則衰矣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孔曰三桓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

李曰仲尼魯哀十一年自衛返魯使子路伐

三桓城不克至十四年叔孫氏西狩獲麟仲

尼乃作春秋始於桓終于定而已三家興於

桓襄於定故微王經以畏強臣三桓子孫微者諭默扶公室將行周道也

陽貨第十七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韓曰時當爲待古音亦作峙南人音作遲其實待爲得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孔曰慎所習上智不可使爲惡下愚不可使爲賢

韓曰上文云性相近是人以可習而上下也此文云上下不移是人不可習而遷也二義

相反先儒莫究其義吾謂上篇云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與此篇二義兼明焉

李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性命之說極矣學者宜明其歸今二義相戾當以易理明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利貞者情性也又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謂人性本相近於靜及其動感外物有正有邪動而正則爲上智動而邪則爲下愚寂然不動則情性兩忘矣雖聖人有所難知故仲尼

稱顏回不言如愚退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蓋坐忘遺照不習如愚在卦爲復天地之心邃矣亞聖而下性習近遠智愚万殊仲尼所以云困而不學下愚不移者皆激勸學者之辭也若窮理盡性則非易莫能窮焉韓曰如子之說文雖相反義不相戾誠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坤道順乎承天不習無不利至哉果天地之心其邃矣乎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孔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與周

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韓曰仲尼畏三桓不欲明言往公山氏又不容順子路當塞李氏故言吾為東周東周平王東遷能復修西周之政志在周公典禮不徒往也非子路所測

李曰孔謂興周道於東方失其旨矣

子路曰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曰晉大夫趙簡之邑宰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韓曰此段與公山氏義同有以知仲尼之意在東周雖佛肹小邑亦往矣

李曰此自衛返魯時所言也意欲伐三桓子路未曉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孔曰六言六蔽者下文謂六事仁智信直勇剛也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蕩無所適守賊者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

韓曰此三言是泛之學五常之有蔽也不言禮與義略也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韓曰絞確也堅確之義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孔曰狂妄也詆觸也

韓曰此三者指子路辭也由之爲人直勇剛故以絞亂狂戒之耳

李曰深乎聖人戒子路先舉仁智信以不學爲蔽況直勇剛豈可不學乎孔註不分奧旨退之其精矣乎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

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馬曰國風之始三綱之首人而不爲如面墻而立

韓曰吾觀周南蓋文武已沒成王當國之時也旦奭分陜故別爲二南戒伯禽當知此耳李曰子夏云王者之風繫周公諸侯之風繫召公由是知仲尼刪詩首周南者本周公也列國之風首衛詩者亦以康叔也周公見興周之迹康叔見葺商之俗不知此義者面墻立也宜乎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

乎哉鄭曰所貴安上治民馬曰所貴移風易俗

韓曰此連上文訓伯魚之詞也馬鄭但言禮樂大略其精微

李曰慮伯魚但習二南多知虫魚鳥獸而已不達且顛分治邦家之本也但習玉帛鍾鼓而已不達雅頌形容君臣之美也有以知詩者禮樂之文玉帛鍾鼓禮樂之路兼通即得禮樂之道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孔曰荏柔也內柔佞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周伯曰鄉向也古字同

韓曰原類柔字之誤也古文逌從原柔後人遂誤內柔爲鄉原足以明矣

李曰義連上文內荏古嵐字亦類柔字蓋仲尼重言內柔者訝爲色厲則是德之賊也

韓曰外柔而內厲則尚書所謂柔而立也若外厲而內柔則是穿窬盜賊爾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

韓曰此義最深先儒未之思也吾謂仲尼非無言也特設此以誘子貢以明言語科未能

志言至於默識故去天何言哉且激子貢使進於德行科也

李曰深乎聖人之言非子貢孰能言之孰能默識之耶吾觀上篇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下一篇陳子禽謂子貢賢於仲尼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猶天不可階而外也此是子貢已識仲尼天何言哉之意明矣稱小子何述者所以探引聖人之言誠深矣哉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

有三仁焉孔注曰三人行異而同稱仁其憂亂寧民

韓曰殺身成仁比干以之微箕二子挍之劣焉仲尼俱稱仁別有與旨先儒莫之釋也

李曰聖人先言微子以其先去之也後言比干以其諫之晩矣中言箕子則仁兼先後得聖人中焉

韓曰箕子明夷與文王同乎易象尚書洪範見武王仲其師禮然則箕子非止商之仁也蓋萬世之仁乎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子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孔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閒聖道難行故言老不能用矣

韓曰上段孔子行是去齊下段孔子行是去魯之衛也孔子患季氏患其強不能制故出行他國

李曰案史記孔子世家子在衛使子路伐三桓城不克此是仲尼既不克三桓乃自衛反魯遂作春秋春秋本根不止傷周衰而已抑亦慎齊將為陳氏魯將為季氏云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注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以用也怨不見聽用

韓曰周公戒伯禽多矣仲尼獨舉此諷哀公不親信賢人尓施當為弛言不弛慢所親近賢人如此則大臣無所施矣謂施為易非也

李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謂他人易己之謂是親戚之親吾謂依親近之親為得

子張第十九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孔曰閑猶法也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韓曰孔註謂大德不自踰法非也吾謂大德聖人也言學者之於聖人不可踰過其門閾尒小德賢人也尚可出入窺見其奧也

李曰防閑之閑從木義取限分內外故有出入之喻孔註便以閑訓法非也況大德之人豈踰法耶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馬曰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

韓曰哀矜其民散之情勿喜施其刑罰是其

言矣

李曰家語云魯人有父子訟者孔子爲司寇同牢獄繫之父子皆泣子曰上失其教民散久矣皆釋之此有以見哀矜其情不喜施刑罰之驗也馬謂勿喜得其情失之矣

堯曰第二十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包曰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

韓曰帝臣湯自謂也言我不可蔽隱桀之罪也包以桀爲帝臣非也

李曰吾觀湯誥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

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此是湯稱商

旦明矣疑古文尚書與古文論語傳之有異

同焉考其至當即無二義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

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孔曰財物當與人而至吝嗇於出納者有司之任非人君之道也

韓曰猶之當爲猶上也言君上吝嗇則是有

司之財而已

李曰仲尼先言虐暴賊三者之弊然後言君

上之職當博施濟衆爲已任也按古文此上

二字相類明知誤傳矣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孔曰命謂窮達之分

贊曰命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非止窮達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遺文卷第二